

醒世恒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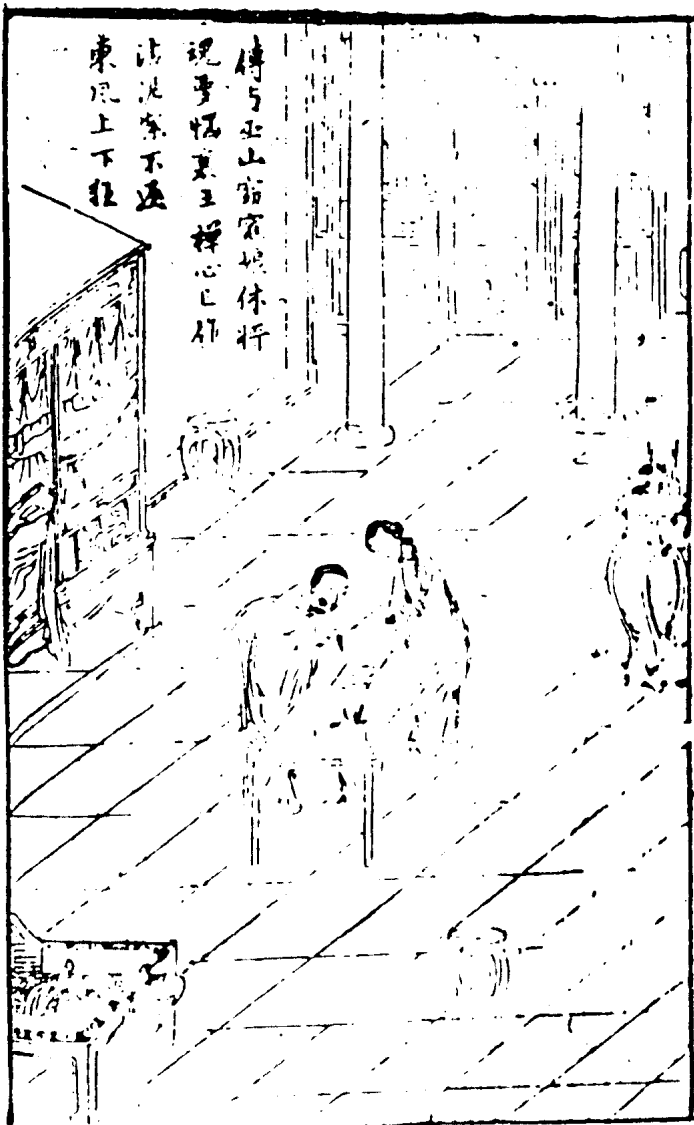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二〔明〕馮夢龍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混元耳根
 何家因何
 胡蝶玄珠
 分明見遇
 神仙仙仙
 非凡凡





傳与巫山宿宿休行
魂夢憶東王揮心已却

清風來不遠
東風上下狂

第十二卷

佛印師四調琴娘

文章落處天須泣

此老已亡吾道窮

才業謾誇生仲達

功名猶繼死姚崇

人間便覺無清氣

海內安能見古風

平日萬篇何所在

六丁收拾上瑤宮

這八句詩是誰做的，是宋理宗皇帝朝一箇官人，姓劉名窮，道號後村先生做的。說那神宗皇帝朝有箇翰林學士，姓蘇，名軾，字子瞻，道號東坡居士，本貫是西川眉州眉山縣人氏，這學士平日結識一箇道

友叫做佛印禪師。你道這禪師如何出身。他是江西
德州府浮梁縣人氏。姓謝名端卿。表字覺老。幼日儒
書。通古今之蘊。旁通二氏。負博洽之聲。一日應舉到
京。東坡學士聞其才名。每與談論。甚相敬愛。屢同詩
酒之遊。遂爲莫逆之友。忽一日。神宗皇帝因天特亢
旱。准了司天堂奏章。特于大相國寺建設一百八分
大齋。徵取名僧。宣揚經典。祈求甘雨。以救萬民。命翰林
學士蘇軾製就額。天文疏。就命軾克行禮官主齋。
三日前。便要到寺中齋宿。先有內官到寺看閱齋壇。
傳言御駕不日親臨。方丈中鋪設御座。一切規模。務

要十分齊整把箇大相國寺打掃得一塵不染。點
得萬錦攢花。府尹預先差官四圍把守。不許閒人入
寺。恐防不時觸突了聖駕。這都不在話下。却說謝端
卿在東坡學士坐間。聞知此事。問道：「小弟欲兄長挈帶
入寺一瞻御容。未知可否？」東坡那時只合一句回絕
了他。何等乾淨。只爲東坡要得端卿相伴。遂對他說
道：「足下要去。亦有何難。只消扮作侍者模樣。在齋壇
上承直。聖駕臨幸時。便得飽看謝端卿。那時若不肯
扮做侍者也罷了。只爲一時稚氣。遂欣然不辭。先
去借辦行頭裝扮。得停停當當。跟隨東坡學士入相

國寺來東坡已自分付了主僧只等報一聲聖駕到來端卿就頂侍者名色上殿執役閑時陪東坡在淨室閑講且說起齋之日主僧五鼓鳴鐘聚衆其時香烟繚繞燈燭輝煌幡幢五采飄揚樂器八音嘹亮法事之盛自不必說東坡學士起了香頭拜了佛像退坐于僧房之內早齋方罷忽傳御駕已到東坡學士執掌絲綸日覲天顏到也不以爲事慌得謝端卿面上紅熱心頭突突地跳矜持了一回按定心神來到大堆寶殿親於侍者之中無過是添香剪燭供食鋪燈不二時神宗皇帝駕到東坡學士同衆僧擺班跪

人不可以
無幾了元
為僧似為
脫所法了

通選人大殿內官捧有內府龍香神宗御手拈香已畢鋪設淨褥行三拜禮主僧引駕到于方丈神宗登了御座衆人叩見了畢神宗嫖東坡學士所作文疏之美東坡學士再拜口稱不敢主僧取青獻茶捧茶盤的却是謝端卿原來端卿因大殿行禮之時擁擁簇簇不得仔細瞻仰特地克作捧茶盤的侍者直捱到龍座御膝之前偷眼看聖容時果然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天威咫尺毛骨俱悚不敢恣意觀瞻慌忙退步却被神宗龍目看見了只爲端卿生得方面大耳秀目濃眉身軀偉岸與其他侍者不同所以天顏刮

目當下開金口、殿玉旨、指着端卿問道、此侍者何方人氏、在寺幾年了、主僧先不曾問得、備細一時不能對答、還是謝端卿有量、叩頭奏道、臣姓謝、名端卿、江西饒州府人、新來寺中出家、幸瞻天表、不勝欣幸、神宗見他應對明敏、龍情大喜、又問卿頗通經典否、端卿奏道、臣自少讀書、內典也頗知、神宗道、卿既通內典、賜卿法名了元、號佛印、就于御前披剃爲僧、那謝端卿的學問、與東坡肩上有下、他爲應舉到京、指望一舉成名、建功立業、如何肯做和尚、常言道、王言如天誥、違背聖旨、罪該萬死、今日玉音交付、如何敢訖、

我是假克的侍者不願爲僧心下十萬分不樂一時
出于無奈只得叩頭謝恩當下主僧引端卿重來正
殿參見了如來然後引至御前如法披剃欽賜紫羅
袈裟一領隨駕禮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中書房填
寫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貫奉旨披剃年月付端卿受
領端卿披了袈裟紫氣騰騰分明是一尊肉身羅漢
手捧度牒重復叩頭謝恩神宗道卿既爲僧即委卿
協理齋事異日精嚴戒律便可作本寺住持勿得玷
辱宗門有負朕意說罷起駕東坡和衆僧于寺門之
外跪送過了依元來做齋事不在話下從此鬧起端

卿名字只稱佛印。衆人都稱爲印公。爲他是欽賜剃度。好生敬重。原來故宋時。最以剃度爲重。每度牒一張。要費得千貫錢財。方得到手。今日端卿不費分文。得了度牒爲僧。若是箇真侍者。豈不是千古可逢萬分歡喜。只爲佛印弄假成真。非出本心。一時勉強出家。有好幾時氣悶。不過後來只在大相國寺翻經轉藏。精通佛理。把功名富貴之想。化作清淨無爲之業。他原是箇明悟禪師。轉世根氣不同。所以出儒入墨。如洪爐點雪。東坡學士他是箇用世之人。識見各別。他道謝端卿本爲上京赴舉。我帶他到大相國寺。教

他假兒侍者，瞻仰天顏，遂爾披剃爲僧，却不是我連累了他。他今在空門枯淡，必無恨我之意。雖然他戒律精嚴，只恐體面上矜持，心中不能無動。每每下語，言之間，微微挑逗，誰知佛印心冷如冰，口堅如鐵，全不見絲毫走作。東坡只是不信。後來東坡爲吟詩觸犯了時相，連遭謫貶，直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間，復召爲翰林學士。其時佛印遊方轉來，仍在大相國寺住錫。年力尚壯，東坡一見，想起初年披剃之事，遂勸佛印若肯還俗，出任下官，當力薦清職。佛印那裡肯依。東坡遂嘲之曰：

不毒不禿

不禿不毒

轉毒轉禿

轉禿轉毒

佛印笑而不答。那一日仲春天氣，學士正在府中間坐，只見院子來報：佛印禪師在門首。學士聽了，教請入來。須臾之間，佛印入到堂上，見學士敘禮畢，教院子點將茶來。茶罷，學士便令院子於後園中洒掃亭軒，邀佛印同到園中去。一座相近後堂的亭子，坐定。院子安排酒菓餚饌，之類排完，使院子斟酒。二人對酌，酒至三巡，學士道：「筵中無樂，不成歡笑。」下官家中有一樂童，令歌數曲，以助筵前之樂。道罷，便令院子

傳言入堂內去不多時佛印驀然耳內聽得有人唱詞真箇唱得好

聲清韻美紛紛塵落雕梁字正腔真拂拂風生
綺席若上苑流鶯巧啭似丹山彩鳳和鳴詞歌
白雪陽春曲唱清風明月

佛印聽至曲終道奇哉韓娥之吟秦青之詞雖不退
什行雲也解梁塵撲放東坡道吾師何不留一佳作
佛印道請乞紙筆學士遂令院子取將文房四寶放
在面前佛印口中不道心下自言唱却十分唱得好
了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遂拈起筆來做一詞詞名

西江月

窄地重重簾幙臨風小小亭軒綠意未戶映娉
娟忽聽歌謳宛轉既是耳根有分因何眼界無
緣分明咫尺遇神仙隔箇綉簾不見

佛印寫罷學士大笑曰吾師之詞所恨不見令院子
向前把那簾子只一捲捲起一半佛印打一看時只
見那女孩兒半截露出那一雙彎彎小腳兒佛印口
中不道心下思量雖是捲簾已半奈簾鈎低下終不
見他生得如何學士道吾師既是見了何惜一詞佛
印見說便拈起筆來又做一詞詞名品字令

覷着脚想腰肢如削歌罷遊云聲怎得向掌中
托醉眼不如歸去強把身心虛霍幾回欲待去
掀簾猶恐主人惡

佛印意不盡又做四句詩道

只聞攪板與歌謳
焉得好風從地起

不見如花似玉驂
倒垂簾捲上金鈎

佛印吟詩罷東坡大笑教左右捲上綉簾喚出那女
孩兒從禪面走出來看着佛印道了箇深深萬福那
女孩兒端端正正整容欽袂立于亭前佛印把眼一
覷不但唱得好真箇生得好但見